

學

藝

齋

文

存

數藝齋文粹一

鄒叔子

新化鄒漢勛

王制周尺章句解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  
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  
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鄭注謂古者百  
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  
五里于算法極論于記文易三字增一字去九字共更  
定十三字五經算術梅氏叢書皆宗鄭注蓋一人皆知

算之士故不敢僞規鑿巨而爲異說愚意記文之錯無  
疑但欲少易數字則又有一說小篆六四二字形近六  
尺四寸當作六尺六寸蓋取攷工記之言曰爲說曰六  
尺六寸之率算之古百畝今百四十六畝九十二步十  
六尺四十八寸古百里今百二十一里六十三步四尺  
二寸蓋上段據整言九十三步奪九字而到十三兩字  
下段奪三字而羨二分兩字計譌一字奪兩字到兩字  
羨兩字共易七字而于算詒蓋數目原易舛或當漢初  
高堂生后蒼孟卿諸儒起艸之初涉筆偶譌已自加點

定綴三九二字于簡末寫者不識離合其體遂成二分  
兩字矣如此則于記文之規撫不失知者其或噤予言  
乎疏泥周尺八寸之說謂周尺八尺實止六尺四寸周  
尺六尺四寸實止五尺一寸二分用已立算無異于鄭  
蓋猶噤八與六四之側于算法不差噤用算勞矣雲莊  
集說于鄭孔所得數下又添尾數無是算法直不知算  
者耳

王制周尺章後解

夏尺十寸殷九寸周八寸見蔡邕獨斷噤殷尺實當夏

八寸九分寸之八近九寸邕蓋舉成數言之周尺于夏

爲八寸于殷爲九寸也夏后五十殷七十周百畝其數

相當近儒言之數矣今率推其率周六尺爲步步百爲

畝畝百爲夫見司馬法殷七尺二寸爲步于夏尺爲六尺四寸也步七

十五爲畝畝七十五爲夫孟子言七十舉成數夏八尺爲步步七

十二爲畝畝五十爲夫王制所記主說夏殷之制古者

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

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絕句畝三絕句十步絕句古者百里當今

百二十絕句一里絕句六十步絕句四尺絕句當作二二寸二分絕句

分讀去聲非  
分寸之分

古者謂夏今謂殷此蓋殷人舊文漢初諸

儒刺入此篇故其文特與衍也周尺謂周正周盡之尺

非代名近儒江氏方氏之說可依用夏百畝曰新率言

之爲步七千二百曰五十畝爲一區區方六十步積三

千六百步夏四步率當殷五步

夏四步夏尺三十二尺  
殷五步夏尺三十二尺

適相

當夏六十步當殷七十五步夏六十步自乘得三千

六百步爲五十畝之積殷七十五步自乘爲五千六百

二十五步卽七十五畝之積也若是則夏百畝當殷百

五十畝記文蓋分析言之一曰東田百四十六謂田居

宅東者二曰畝三謂二夫之宅也三曰十步謂宅旁之  
場圃也夏殷中田之廬蓋合二夫而聯造之廬率杜田  
之西若北而田居廬之東若南故號其田曰東田東曰  
畝南猶周之言南畝曰南畝東也夏制方六十步爲一  
大區區中縱橫而畫之率方六步而一小區其得百小  
區每小區積半畝也殷人不改此畫但更尺步而大區  
爲方七十五步小區爲方七步半矣率二小區積畝半  
周則竟曰一小區爲一畝也殷人二夫宅各占一小區  
故畝三也二宅之場圃各南北畫一區東西廣五步二

圃相聯則十步長盡區而廣十步適一畝合東田百四

十六及宅地畝三圃地一畝則百五十畝也夏之百里

爲步三萬六千

知者曰夏服五千里卽周九服萬里是夏一里而當周二里也周步五當夏步

三周六百步僅當夏之三百六十步故知夏卽曰三百六十步爲里也

曰夏四般五之率

除而築之得般步四萬五千般蓋曰二百七十五步爲

一里故曰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也一里六十步者更

耑明夏里言夏一里曰般一里校之夏里輒長其長爲

夏之六十步也二尺二寸二分者言夏二尺曰般二尺

校之夏尺輒長其長爲夏尺之二寸又夏九分寸之二



分也

下分字去聲

作持說竟解衣就寢思之思之又爲此說

覺改字僅一于算法又協伯校優也

難曰周人宅及場圃合二畝半此言

二畝何曰不同噤此異代之制不可齊一况殷二畝實當周二畝六六不盡二數密近而此稍廣無足疑也

難曰記文畝三到言之十步又順言之一簡之閒好異如此何哉噤此亦記者之意到順其文曰示更端非好

異也難曰夏曰入尺爲步始據本記而曰古爲夏耳何用知夏曰七十二步爲畝也噤此曰孟子夏五十畝

當周百畝獨斷周一尺當夏八寸及本記夏步八尺司馬法周步六尺三者推求而知之周一尺當夏八寸周

一步長六尺當夏四尺八寸是則周之五步乃當夏三

步也周百畝方百步周百步實夏之六十步方百步積

萬步而爲周百畝之實則方六十步積三千六百步爲夏五十畝之實明矣曰五十畝除三千六百步得七十

二步是夏曰七十二步爲畝之明證也難曰嫌舊說改字多乃爲今說何曰又改四爲二噤四二大篆形相

近差二一畫耳易于混淆非  
連行系句盡刪之比也

釋觀

觀示也下之人曰惠行道藝觀示于上之謂也觀盥而  
不薦鄭君注諸侯貢士于天子鄉大夫貢士于其君必  
以禮賓之惟主人盥而獻賓賓盥而酢主人設薦俎則  
弟子也其說是矣助謂初六童觀謂曰童子而與于興  
賢舉能之數猶後世之舉神僮宋之舉念書僮子小人  
貪進故曰早歲得舉爲吉君子戒盈故曰少季登科爲  
吝六二闕觀謂不求惠行道藝之是而闕測上之好尙

曰觀興舉是妾婦之道也故曰利女貞六三觀我生進退觀句絕謂于觀示惠行道藝之事覺我心所得殊有進退猶漆雕開之言吾斯之未能信矣故傳曰爲未失道六四觀國之光觀亦句絕國之光猶詩言邦家之光矣下之人曰惠行道藝觀示于上上之人必有觀之者五上二爻皆據上之人曰爲言觀竝如字觀我生君子言觀之之人賢也觀其生君子言觀彼之人爲君子而我不得君子而觀之自傷也故傳曰志未平釋之九五傳云觀我生觀民也者言觀我生是觀民之人也曰民

釋我生見我者民自我而觀我生則上之人也上播于  
下爲臨下數于上爲觀故二卦諡相對

釋明夷

明夷六爻皆言月食明謂月月得日光而明故月亦言  
明繫曰懸象箸明莫大乎日月夷傷也明夷則月食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飛鳥南方朱鳥七宿也明夷  
于飛言月食于朱鳥也垂其翼言月食初虧自下其上  
之餘明若衆兩翼然六二明夷夷于左般馬王本左東也  
左般謂月初東升也明夷夷于左般言月食杜甲夜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厥貞狩古通獸西方  
七宿有二獸象史記奎曰封豕參爲白虎其外四星左  
右肩膀也鬻鬻爲虎首是虎杜豕南故曰南獸得失也  
有說別見明夷于南狩言月食于參鬻鬻也得其大首言月  
食初虧自上失其大半也上故曰首過半故曰大首志  
記也南狩之記統目爻辭也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  
心于出門庭惠天棓曰入左腹始虧由左入中也勛謂  
左腹地景之左腹也此謂月食初虧由右入中耳下文  
入于地可懈史記大禹天王帝廷亢其南北兩大星曰

南門獲明夷之心謂復圓而見其中心也于出門庭言

杜劄亢之聞也六五其子之明夷

蜀才本

惠定宇曰其讀

爲亥勛謂亥子北方亥子之明夷言月食于玄枵星紀也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不明晦謂食既登升也初登于天謂月正中時後稍後之謂丁夜也地地景也月入地景則食矣卦象二主離日而杜地下夜象也五變主坎月與二相當望象也五主地地景與坎月同處食象也

釋貳軫

貳軫二國杜氏不言所杜開元占經翼山與軫山相接杜楚門山中央最高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浦是杜九江之門水經注湖中有君山編山始卽所謂門山也自此呂西江南岸之山爲翼若湘山者近之自此呂東江南岸之山爲軫若巴丘山者近之軫國應杜軫山之下始卽漢下雋縣之巴丘城今岳州之巴陵華容武昌之通城崇陽皆其地楚之芋尹始克軫而呂爲縣也貳國或卽杜翼山之下漢之索今武陵龍陽之地其是矣楚之龐邑

始克貳而曰爲縣也是時楚方經略江南故盟貳軫也  
或曰貳泥古均近相通段古貳國杜泥水左右恐非

### 九江攷

九江漢志曰杜尋陽南水經曰杜下雋西北一謂湖漢  
一謂洞庭二者皆是也蓋入洞庭之水四沅湘資澧入  
湖漢之水五脩贛盱鄱餘二者合之乃九也若曰爲尋  
陽大江分爲九派者是又不善讀班志而誤者也難者  
進曰先儒咸謂豫章屬揚州五江杜焉何得爲揚域暨  
之曰本荆地也謂爲揚域者由于誤曰湖漢爲彭蠡故



也余既有專說曰明之且又得其證矣曷證乎曰水經  
注引劉歆之言曰九江謂湖漢等九水也夫曰湖漢爲  
九江必不更曰湖漢爲彭蠡明矣則劉歆之說本謂湖  
漢爲荆地此卽其證也難者又曰劉歆曰九江爲湖漢  
等九水則九江宜盡杜豫章而子曰爲五杜豫章四杜  
湖湘何也曰劉歆謂湖漢等九水者固已兼洞庭四水  
而言之酈不善讀之而曰爲入湖之水有九是又失劉  
意者也夫酈所謂湖漢九水者贛彭廬南蜀脩旴餘酈  
也彭卽今章江廬杜今廬陵南卽今袁江蜀杜今南昌

皆入贛不入湖不得與贛竝稱爲九故知酈誤噉則宋人謂九江皆入洞庭子曷爲而不从曰九江入洞庭者其說有二一曰湘沅資澧酉辰无澱漸一則無无澧而益曰蒸瀟其所稱皆小大不倫如沅湘資澧皆大水入洞庭者西則漢志載行千二百里无卽無行八百九十里辰行七百五十里瀟卽水經及漢志之營水椰子厚始曰爲瀟水漢志不載其遠近要亦行六七百里皆次大水噉三水入沅瀟水入湘亦不宐亞正流而目爲九若漸澱之屬長不滿二百里湖湘間如此等不啻百輩

何止于九故二說皆不可从。然則導江先言澧而後言九江，澧水不削于九江明矣。曷爲而竝數之曰澧是地名古注之言不可易。大抵荊州江南之地其水皆聚于湖漢與湖湘地之廣，陝水之大小竝同。故合之而併爲九山，經洞庭山，杜九江之閒。明二湖皆是九江而山杜其閒，則九江之所杜水經與漢志各得其一。又何必執水經而非漢志哉。

三江彭蠡東陵攷

三江者北江中江南江也。經曰漢水入于江東匯澤爲

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此北江也又曰江水至于東陵東池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此中江也漢書地理志南江杜吳南東入海又曰中江杜蕪湖東至陽羨入湖一文相荀迺南江也彭蠡巢湖也東陵水經及漢志皆曰爲杜廬江金蘭西北是嚙不知東陵則不知彭蠡不知彭蠡則不知三江請先言東陵與彭蠡後世曰巴陵爲東陵者非巴陵爲東陵宋曰堯無此語東之云者對西之稱巴陵更杜西陵之西何得爲東此可一言而斷者也班孟堅曰彭蠡爲杜漢彭澤縣西者亦非曷由

而知其非亦已經知其非也經所云匯者卽彭蠡而敘  
之東陵之後則彭蠡杜東而東陵杜西若彭蠡杜彭澤  
縣是匯杜西而東陵反杜東故知班誤也曷由而知爲  
巢湖亦已經知之也經言漢水入江東匯澤爲彭蠡東  
爲北江蓋謂彭蠡之水導而東行名爲北江夫其所導  
之川名曰北江則彭蠡杜江北也明矣導江之經亦曰  
北會于匯是亦匯杜北之證也東陵曰東江北之澤巢  
湖取大故知是巢湖曰或又疑水經末卷言禹貢山澤  
之處彭蠡杜彭澤北是與班同東陵旣用一家之說則

彭蠡應無曰異而不知水經之彭澤不言縣者乃漢宛陵之彭澤聚班自誤水經自是亦非不從水經水經所謂彭澤北者卽巢湖也噉而人不能無疑也疑夫蕪湖之江班曰爲中江而不爲南江不知吳越之三江與禹貢異曰禹貢之中江爲北江曰禹貢之南江爲中江更曰浙江爲南江班意曰此當禹貢故毗陵大江本中江也而謂爲北江蕪湖之江本南江也而謂爲中江但不敢謂浙江爲南江而震澤下流入海之道當時猶存南江之目故據其偁而斷震澤曰上之流爲中江此班所

由致誤而開後人之疑窟也若然則謂三江爲婁江東江松江者非呂與經北江中江之文不詒也謂本自一江但有三江之目猶震澤名爲五湖者其說亦非經旣言中言北則非一江明矣由是而三江分流可得而言矣北江之分卽杜彭蠡蔡仲默目擊江水過入巢湖成爲巨浸載其說于集傳水經漢水與江水合又出居巢南皆中江與北江分之證中江卽江水正流漢志云中江杜蕪湖首受江水東入湖卽南江分中江之明證由是而三江經行之道可得而言矣北江當自巢湖東出

納滁水貫樊梁暨社等湖注于海今雖斷絕噉巢湖因受江水亭爲大澤則猶沓也巢湖之水又東合滁水亦猶沓也但滁自入江不東至海耳禹貢錐指載樊梁暨社等湖皆分流入海則北江下流之故道猶好越絕書棠邑浦上有江漢祠棠邑杜今江浦縣漢時猶立漢水祠則北江至其地明矣南江亦由江水納桐水反豬爲丹陽湖又自丹陽東流入震澤曰注海今自丹陽入震澤之水俗名之爲永陽江又曰溧水又曰瀨水則南江之故道今具杜也若夫康成書注漢爲北江湖漢之水



爲南江江爲中江至揚州又分爲三則漢及江與湖漢亦有三江之傳水經注湘水爲南江漢爲北江此又三江也又岷江岷江與岷江亦爲三江則三江別有三說而皆非禹貢之證也禹貢之三江經證自明但不知東陵則不知彭蠡不知彭蠡則不知三江故東陵之證明而彭蠡可知彭蠡可知三江不煩言而定矣

漢長沙零陵桂陽武陵四郡地攷

兩漢荊州七郡而江南居其四曰長沙零陵桂陽武陵  
上世統謂之江水山海經曰祝融降處江水今衡之祝

融峯是矣大戴禮記曰玄囂降處江水是爲青陽案始  
皇本紀荆獻青陽以西于秦漢書鄒陽傳越水長沙還  
丹青陽今茶陵是也虞夏謂之九江書曰九江納錫大  
龜山經曰洞庭山杜九江春秋謂之江南劉向書申無  
字爲江南令左氏春秋楚子田江南之夢皆目是也戰  
國謂之洞庭之野亦謂之洞庭五都亦謂之江旁十五  
邑而貨殖傳項羽本紀楊子方言諸書又謂之南楚江  
中江沅之閒沅澧之閒九疑之野江潭之閒一江南之  
地而數易其名學者幾無從而攷證漢興始置四郡其

名取箸其地皆可攷也案漢書地志長沙郡秦置漢爲  
國莽曰填蠻縣十三逸周書長沙國周成王時獻鼈國  
策亦有長沙之目知長沙之由來久矣其十三縣臨湘  
今長沙及善化羅今臨湘連道今湘鄉益陽今益陽下  
雋今巴陵攸今攸縣酃及承陽皆今衡陽湘南今湘潭  
昭陵今邵陽茶陵今茶陵州安成今吉安府後漢書無  
酃承陽有醴陵今醴陵容陵兩漢皆有沈志無晉書亦  
無左氏春秋許遷于容陵杜元凱注地闕解者曰爲今  
華容則此容陵亦當爲華容矣零陵郡武帝元鼎六年

置莽曰九疑縣十大史公書舜葬蒼梧曰零陵山海經亦載其事則零陵之目自舜起也其十縣零陵今全州營道今道州始安今興安及臨桂夫夷今新寧營浦今永明都梁今武岡冷道今寧遠泉陵今零陵王子侯表作眾陵洮陽今東安鍾武今衡陽後書爲重安別有湘鄉昭陽承陽承陽故屬長沙湘鄉今湘鄉昭陽今邵陽前書表湘鄉侯昌封十一季免昭陽侯賞封四季免故志不箸後漢乃常爲國云桂陽郡高帝置莽曰南平縣十一應劭曰桂陽曰桂水名或曰桂山卽水經注所云

桂水出桂陽縣北畝山者山海經亦有桂山則桂陽雖  
仿于漢而桂山之名自化益時已燦矣其十一縣郴今  
郴州臨武今臨武便今永興南平今藍山耒陽今耒陽  
桂陽今連州陽山今陽山曲江今曲江含涯及瀘陽皆  
今翁源陰山今伎縣後書無陽山有漢寧今興寧武陵  
郡高帝置莽曰建平縣十三續漢郡國志曰秦昭王置  
名黔中郡高帝五季更今名勛謂史記秦昭王三十季  
拔楚巫黔中三十一季秦所拔江旁十五邑反復爲楚  
則昭置黔中僅一季耳故班黜之楚辭曰朝發辰陽兮

夕宿枉渚又曰入澱浦兮余亶回則武陵之闢久矣其  
十三縣索今武陵及龍陽屏陵今公安臨沅今武陵沅  
陵今沅陵潭成今靖州無陽今芷江遷陵今保靖辰陽  
今辰谿及麻陽酉陽今永順義陵今澱浦佷山今長陽  
零陽今澧州充今酉陽州後漢無無陽義陵改索爲漢  
壽刺史治焉別置沅南今桃源作唐今安鄉佷山度屬  
南郡又王子侯表路陵侯童史記作洛陵侯章其邑卽  
今澱浦縣城側之洛陽城也功臣表龍陽侯陳署卽晉  
地道記龍陽縣亦今之龍陽縣也二邑皆當屬武陵志

不著者無久卽廢耳此四郡地之大略也而疆域亦可  
按而知云重安故城杜今衡陽縣西南八十里水經云  
湘水北過重安縣又北過酃縣是二縣接壤也酃縣故  
城杜今衡陽縣東十二里是長沙之南垞與零陵之北  
垞皆杜今衡陽也昭陵故城杜邵陽縣城北二里是長  
沙之西略兼有今寶慶地也昭陽故縣杜今邵陽縣東  
五十里俗謂之故州都梁故城杜今武岡東五里而二  
縣皆隸零陵知長沙之西亦不越今邵陽矣水經湘水  
至巴丘人江猶屬下雋知長沙北竟包今岳州也零陵

之地爲今永州南兼全桂內薄衡邵西眈武岡城步新  
寧與今靖州鄰東近寧遠與桂陽州接壤桂陽之地眈  
郴桂之全北入攸縣南越嶺有連韶諸州皆幅員近千  
里而武陵則又取廣漢書辰水出三山谷今銅仁之梵  
淨山無水出無陽行入百九十里則今都勻鎮遠皆屬  
無陽矣沅水出鐔成西則今黎平盡屬鐔成矣充縣西  
原山西水所出今杜四川酉陽州則武陵之地西居貴  
州半省北規湖北施南四川酉陽南盡嶺內有辰沅靖  
永順常德澧州永綏鳳皇乾州晃州四廳二州四府故



武陵爲雄郡南北之瓜分也且爲武州矣此其疆圉之大較也

昆明攷

昆明與僑皆西南種族名也史記自滇曰北君長曰什數邛都取大其外西自同師曰東北至牒榆名爲僑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僑曰東北君長曰什數徙笮都取大又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閒出西南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畱爲求道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莫

能通身毒國徐廣曰永昌有嵩唐縣後漢書滇王者莊  
踰之後也元封二季武帝平之已其地爲益州郡割牂  
柯越嶲各數縣配之後數季復并昆明地皆已屬之又  
建武十八季夷渠帥棟蠶與姑復牒榆桺棟連然滇池  
建憐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十九季遣劉尙擊之度瀘  
水入益州畝羣夷聞大兵至皆棄壘奔走尙獲其羸弱  
穀畜二十季進兵與棟蠶等連戰數月皆破之明季正  
月追至不韋斬棟蠶凡首虜七千餘人得生口五千七  
百人馬三千匹牛羊三萬餘頭諸夷悉平又建初元季

哀牢王類牢與守令忿爭遂殺守令而反叛攻舊唐城  
大守王尋奔楛榆哀牢三千餘人攻博南燔民舍肅宗  
募發越嶲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明年春邪龍縣  
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牢于博南  
大破斬之傳首洛陽賜鹵承帛萬匹封爲破虜傍邑侯  
水經注徂夷也汝山曰夷南中曰昆彌蜀曰邛漢嘉越  
嶲曰徂皆夷種也劉昭續漢書志注舊唐本西南夷史  
記曰古爲嶲昆明章昭曰同師邑名也不知所杜漢書  
嶲唐周水首受徂外又有類水西南至不韋行六百五

千里華陽國志嶠唐有同水從徼外來同周古字多通用同水周水一也同師疑杜同水之近側曰同師者猶洛師云爾案雲南志嶠唐當杜永平縣西竟保山縣北竟雲龍州南竟周水其潞江類水其枯柯河與大氐漢之嶠唐葉榆耶龍不韋雲南比蘇弄棟皆古嶠昆明之地也葉榆今大和縣北竟及鄧川州耶龍當杜蒙化永平順寧班固曰貪水首受青蛉南至耶龍入濮行五百里其卽今之碧雞河與不韋今永昌府保山縣雲南今雲南縣及大和縣南竟比蘇杜今雲龍州西弄棟今姚

州定遠廣通皆其竟嶠近西而昆明近東二種皆無君  
長至鹵承始封爲邑侯此繩水曰南之昆明嚙繩北亦  
有昆明元和郡縣志嶠州昆明縣東北至州三百里本  
漢定筰縣屬越嶠國後沒蠻夷周武帝立定筰鎮武德  
二年于鎮置昆明縣蓋南接昆明之地因曰爲名定筰  
今鹽原縣也唐書巂西有昆明蠻一曰昆彌此則昆明  
居金沙江之北有古筰都地也東巂部履昆明益東徙  
唐書昆明東九百里卽牂柯國也又西趙蠻西屬昆明  
南西珥也通典云西趙蠻西至昆明南至西珥河通鑑

注西珥河卽牂柯江形如月抱珥故名唐書龍朔三季  
矩州刺史謝法成招慰昆明比樓七千戶內坌總章三  
季置祿州湯望州咸亨三季昆明十四姓率戶二萬內  
坌析其地爲殷州總州敦州殷州居戎州西北總州居  
西南敦州居南遠不過五百里近二百里其後又置盤  
麻等四十一州地理志殷總鼓杜黔府羈縻州中湯望  
盤麻杜戎府羈縻州中黔府又有寶州萬歲通天三季  
呂昆明夷內坌置大約今敘州之西南寧遠之南及昭  
通東川曲靖大定興義廣西廣南鎮安泗城諸府州皆

爲昆明所居故有四十餘州其協靖曲播陵鉗哥靈瀉  
切騎品從柯連廩衛十二州宋史謂之石門路者惟協  
曲二州爲舊制餘俱杜四十一州中可推而知也五代  
史記昆明杜黔州西二千里外地產羊馬其人椎結跣  
足披瓊其首領披虎皮天成二年嘗一至其首領昆明  
大鬼主羅殿王普露靜王九部落各遣使者來使者號  
若土坳胖柯呂來是羅殿王亦爲昆明也普露靜王普  
盜郡王之譌卽普里也唐書曰東爨後分爲七部四曰  
暴蠻五曰盧鹿二部分保竹子嶺竹子嶺杜今宣威北

盤陀長之分山也至安南東北二水之會而止盧鹿部  
卽水西暴蠻部卽于矢普里羅殿是也

漢路山攷

漢書地理志都梁有路山資水所出水經資水出零陵  
都梁縣路山注云資水出無陽唐糾山路山之別名也  
明一統志唐糾山杜武岡州竟康熙武岡州志唐糾山  
杜州西南百里今案武岡西南無百里之竟西南百里  
當杜城步竟矣蓋舊時武岡本轄今城步地武岡志據  
舊文而未更正也今自武岡泝資而上凡有三原其西



者出廣福山山杜城步安化二都之西北四都之西南  
水名路谿東注其中者出茅坪坳坳杜城步石井圖水  
名石井北流其東者出唐子畛畛杜安化一都之東南  
威谿鄉之西南水名申谿北注三原合而爲資水入武  
岡西南畛始納威谿就三原而論之惟中原稍長東次  
之西取短而西原有路谿之名蓋路山之名所衍也則  
廣福當是路山矣東原之山曰唐子名侶又唐糾之轉  
變也曰道里計之唐子去武岡八十里與所謂西南百  
里者差近則唐子當又是唐糾矣噉曰山勢論之自大

古山而西北爲黃泥山爲大嶺爲茅坪爲大畈爲長衝  
爲蕭家山皆資沅閒山也自大古山而東北爲青角山  
一名青岡一名青畈爲黃帝畈一名大平畈爲唐子山  
爲三十六峯爲九坳山爲西山皆威谿西山也盡于威  
泃自蕭家山而北爲車田嶺爲斗谿山爲白牛塢爲水  
楊山爲雅頂背爲楓門嶺爲廣福山爲桃原山爲金紫  
山爲黃茅山皆九谿東山也盡于武岡凡此一榦二支  
古人蓋皆疇爲路山廣福之谿扞路名則其西麓也申  
谿北原號曰唐子則其東阜也就原之長與山之榦者

而論之則茅坪爲路山之正矣青弋又單名弋山或亦  
路之聲轉也後人不識古人命名遼闊徒指一處而爲  
言則唐子弋山其近是嚙不足曰盡路山矣

屈子生卒年月日攷

勛寓于新康毀舍同縣鄧湘皋先生曰攷定屈子生卒  
事相屬竝出巴陵方冉亭堃屈子生卒年月日攷勛讀之  
見其謬爲可馮但引據或未確持論或未精談麻法又  
及高春遲疾羸縮之事意欲求精不知反不詒于古于  
是發憤成此篇夫欲攷屈子之生卒必先定作離騷之

歲月案史記屈原列傳原名平爲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劉向新序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懷王用之秦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襄其譖屈原原遂放于外乃作離騷張儀因使楚絕齊許謝地六百里破張儀去秦相楚詐楚絕齊皆杜懷王十六年則原之見放作離騷必是年也離騷曰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又曰及季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又曰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

乎上下王未師注于崙曰及季惠盛時中曰冀及季未  
晏晚末曰願及季惠方盛壯已足徵之則作離騷之時  
屈子季方壯也惟老冉冉其將至今佻非壯季人所宜  
語然未師注引論語君子疾沒世而名不偁焉下繼之  
曰屈原建志清白貪流名于後世蓋志士惜日不覺其  
季之方富也況冉冉訓漸漸見五臣文選注曰將曰漸漸皆望  
而未至之辭則離騷爲屈子壯時所作明甚夫是則屈  
子之生季可攷矣離騷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  
以降未師注大歲杜寅曰攝提格孟始也正月爲陬庚

寅日也言己巳大歲杜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據是則屈子故曰寅季正月庚寅日生也攷楚懷王十六季周王赧二季也其季龍杜戊申耑七季爲愼王二季壬寅耑十九季爲顯王三十八季庚寅耑三十一季爲顯王二十六季戊寅耑四十三季爲顯王三十四季丙寅耑五十五季爲顯王二季甲寅壬寅則大幼甲寅則非壯盛記曰五十始衰故曰非壯盛皆不必疑惟庚寅戊寅丙寅二者難定耳續漢志甲寅麻于孔子時效己巳顓頊秦所愷用漢興艸創因而不易至元封中迂闊不審

更用大初又曰甲寅己巳特已故行效後格而不用甲

寅卽殷麻是孔子時用殷麻秦時用顓頊麻六國承孔

子之後則用殷麻可知矣殷麻魯元公四季正月也天正也

己酉朔旦冬至第十六部首也其季青龍甲寅卽考王

十四季也魯康公四季正月也天正也戊子朔旦冬至第十

七部首也其季青龍庚午卽顯王十八季也顯王十四

季丙寅入第十六部七十三歲人正大庚戌朔月內無

庚寅顯王三十八季庚寅入第十七部二十一歲人正

小辛酉朔月內亦無庚寅惟顯王二十六季戊寅入第

十七部九歲人正大庚午朔庚寅爲月之二十一日則  
屈子之生曰顯王二十六季正月二十一日審矣從顯  
王二十六季下至作離騷之季適三十一歲記曰三十  
日壯則及余飾之方壯者正三十之謂也其屈子之卒  
則已破定杜讀書偶識中○今 寶秦昭王三十季也屈  
子季六十七矣



敦菴齋文存二

鄒叔子遺書之六

新化鄒漢勛叔績

汝淮泗注江說

漳冀水也而楚曰爲望沮楚望也而邠曰爲都洛成王之所卜也而杜于雝溱鄭人之所禊也而杜于南濟北瀆也而贊皇有之湛豫浸也而河內有之資入洞庭者也而蜀中有之湟河西之川也而下南越由之泝魯陽之水也而斬陳餘于是漢有東西遼有大小水之同名不可勝述汝漢淮泗同注于江之言也子輿氏有之墨

翟氏有之呂不韋氏有之呂爲記者誤也則不宜三氏同誤呂爲吳之溝通也則三氏者皆曰禹且溝通者江淮也汝泗又何說焉呂處之其溝也自南而北亦當曰江注淮何爲而盡曰淮注江也故知三氏之言必有所謂而非俗之所呂謂三氏者也余臧斯或十載于斯今而後悅噉矣夫所謂汝者非天息之汝淮者非桐柏之淮泗者非陪尾之泗皆注江之水也彼三水者與此同名者也噉則汝非天息之汝又何汝淮非桐柏之淮又何淮泗非陪尾之泗又何泗汝者漢地理志豫章郡有

臨汝縣臨汝云者邑臨汝水之上今南昌有汝水卽盱  
江也西北流入湖漢則所謂汝者乃湖漢也淮者地理  
志引桑欽之言曰淮水北入江今江南之青弋江合桐  
水注丹陽湖又自丹陽北入江過今地數郡卽所謂淮  
也泗者海內經有之泗出吳過胡陵東南入東海或曰  
爲洙泗之泗者非洙泗杜魯不應曰出吳且不入東海  
漢廬江郡胡陵邑南有白湖卽巢湖巢湖有四原西曰  
肥水東曰皐河三叉河柘皋河皆注巢湖又自巢湖入  
江此卽所謂泗也亦卽禹貢之北江若是則三氏之言

不甚較明乎而今之釋者必曰爲天息之汝桐柏之淮  
陪尾之泗是何異于曰雖爲土中瀆杜趙竟楚沈牲于  
大要邠立邑于荆山豫資浸于冀土訪滄浪于西蜀尋  
斑竹于成都歌鄭風于臨武問樓船于河首弔陳餘于  
魯陽通二遼而一之也哉

寶慶壘里圖說

夫作圖之法古有成規蓋必明于句股深知形勢更能  
測星測景又有指南記里準表重測之器故其成圖也  
特爲精絕曩秦滅法曰來知者蓋魁晉裴秀作禹貢圖

條隄六法尙能抒其仿佛賈耽諸人略能宗仿此後又將絕矣 國初胡朏明渭又申明六法而已鳥道爲要可謂振隊緒興絕業者焉自是踵而效之者踰多嚙取鳥道之說則未有詳言者而朏明所譏禹貢圖不畫支川因之地勢差迤亦未爲精妙知之非艱行之爲艱不信嚙乎近世爲地志者大半委之畫工書吏畫工之法與圖地形者迥異段手斯涂是南轅而尋大行也書吏則艸艸應責豪無法度安得有善圖哉今作斯圖淡鑿諸弊增益六法講卅旣明方舉郡內髦俊轉相授受按

方按討既成全圖始一一分割削爲小圖曰著于篇又縮爲六圖冠之篇首其指揣方向鉤心鬥角曰明形執尋麻川涂率權近遠曰明分率用心良苦知者亦希嚙記里表準之器徒有成說未能造具不克見之行事是所不及于古人而未快于心耳夫作圖必明分率分率者約地之廣陝與紙之廣陝率權而命之之謂也其法畫紙爲正方格或每方千里或數百里或數十里數里惟所命此作圖之第一誼決不可變者也作圖而無分率是謂偃規鑿巨嚙知者雖多而能者絕少則由不知

其病也畫工描景之法近密而遠疏圖地形者亦師其  
意近城之處雖爲地無多必膠郭盈紙及乎四竟雖畱  
土膠郭反竿陝無幾病一也畫工之畫山也必爲崇峻  
峭削之甄一山之廣大必寸許方能容其畫川也必爲  
波瀾壯淼之狀一川之躔厯長充幅者闊亦寸餘夫圖  
之大者不過方丈切縮而廁之卷首僅尺許耳甄必不  
能容于是一圖之中僅一二經流四五崇山而已而山  
川之關會概未之及病二也又見方志中繪城郭必如  
栢盃之大葡萄削門巷尺許之幅一城已居其半竟地無

從而安則扁縮不能如率病三也書吏之圖略具城邑  
汛哨此外皆不之及山川城邑之大率如痔病既無分  
率則無遠近故汛哨距城之里數必書于幅每繪一処  
多至數十字本是粗獷之法斷不可用而保殘之徒反  
曰爲明爽圖何曰堪病四也葬師之法專圖龍穴環回  
抱護曲折必明一片之山動盈尺許病五也今爲此圖  
五病皆祛又酌古今之圖勒爲成法凡作山但連疊數  
人而已作川則爲雙綫經流稍闊支水周尺度之僅分  
許乾流故道則墨填其中伏流則空之而使其勢連屬



書伏字于閒繪涂則疊點分畝則單綫城郭略具形執  
大小依率字書于中故城則填墨字書于上邨團洞柴  
則有□△○之別關則爲∟塘汎則爲∟橋則爲∟渡  
則爲○皆杜水中又別曰五色分率之方格方隅之斜  
行子甲之記號皆曰黃色山川城郭之形皆曰墨色道  
涂曰藍色分畝曰赤色去誤則曰粉焉分率旣明而準  
望可得而言矣準望者方隅鳥道之謂也胡朏明言之  
詳矣方隅之法自來地志之書惟四正四隅十二方朏  
明增爲十六曰正東曰正東微南曰東南曰正南微東

餘曰類推堪輿家則有二十四向測望家則有六十方  
三百六十度若曰三百六十度六十方則大密曰八曰  
十二曰十六則大疏今酌用二十四而學者每疑二十  
四向之不古不知緯書之言明堂也有巳地丙地之論  
淮南之敝節候也有指甲指寅之文一興于六國一起  
自漢初復何疑焉而作者之不能明方隅也則有八病  
地圖之制無論冊書卷軸必上北下南背東後西昧者  
初見冥不能辨到易其方或上南下北或隅正反岐病  
一也舊志及采訪冊但有四向或并四向而無之據曰

作圖無從位置病二也作圖者先定中宮作一縣之圖  
呂城郭爲中宮一府之圖呂府城爲中宮一省之圖呂  
省會爲中宮中宮不立凡舊志采訪冊所云東西南北  
舉不能定病三也省府州縣之竟原不正方城又不定  
處于中作者知有中宮又必已紙心爲中宮不知就偏  
裁空申實圖何呂成病四也作者不能實測名山之方  
向徒依方志之言苟且填入東南淺易于午乖方據其  
躔言布置形勢糾繆膠轄無從下手病五也多山之縣  
數里外卽爲嶺嶠所阻障無從而測其方向是宜用轉

測之法轉測者先自城下測可見之山又自可見之山  
曰測遠山也舍是則已測者可填入于圖而未測者斷  
不能填病六也既知轉測又不能曰轉測之山填之于  
圖則由于不知轉遙中宮之法也夫繪圖者曰城郭爲  
中宮分而爲二十四向城下可見之山固可依而寫矣  
而轉測者中宮非城郭乃城下可見之山也作者迷亂  
不知遙易必替或而不能成病七也遙易中宮之法曰  
紙書二十四向而中宮聚于紙心欲遙中宮則曰此紙  
之心摹套其處據向曰書雖轉測至四五遞皆可畫也

不知此法則雖能測而不能繪病入也鳥道者空中鳥飛一直無回轉之道也黔首日履川原而謂能知空中之直徑人甌信之是必有法曰取之講求其理凡有二端取四海九州之遙者則曰日星取一郡一縣之細者則曰句股重測既得二者又參之道路三法思過半矣而不能者則有六病由北極出地之度可曰知南北之鳥道由偏西之度可曰知東西之鳥道作者不解其理不求其率雖有明文定法忽爲不經病一也出地之度無有所差偏西之度地杜赤道北者類北陝而南廣作

者不知己率綴算形甄必不能肖病二也句股重測之法原曰御高深廣遠詳具于周髀海島算經平日不能講明不知何曰測度何曰入算病三也徒能講明其法而無其器若準若引若表若筒四者無一必不能測又何曰算病四也一縣之地可測者不過數處其餘山川必須曰道里消息作者高論謂待處處重測方可入圖必無之理難成之事徒曰驚人病五也既取鳥道得其遠近每每不能寫之于圖則由于不知作分率尺曰度紙也作者既申紙命率必別造一尺長視紙之十格又

畫分寸欲取遠近則依數量之展轉回環惟其所用是  
謂分率之尺不明于此遠近曷法已取哉病六也今造  
此圖已府治爲中宮方隅則分二十四向旣成圖始去  
其綫而畱綫末已爲標識其取鳥道也已出地偏西定  
五屬城而重測之法則已製器未成不及敝用餘則悉  
依法已製也夫作圖之必有道里者蓋已圖之所肖惟  
山川城郭關隘壘畧里尻而已城郭關隘壘畧里尻咸  
人所建置惟山川則已一定之形經緯土宇尤不可略  
乃山脈川道恆多曲折獨人行之道避紆趨徑避曲趨

直故道路校山水迂回特少此圖法所已獨重道路也  
裴秀六法其三曰道里其四曰高下其五曰方表其六  
曰迂直皆已言乎道路也作圖而不能記道里者凡有  
七病圖有分率已鳥道爲主道里出于人行已人行校  
鳥道有紕無贏故納道里于分率紕者爲密合贏者爲  
眞差不明乎此少見不合輒自替亂病一也道路遠近  
于有塘遞之處官標其數倍爲可據嚙已營用校舊遞  
每每塘鋪同處一所取涂亦未少異而鋪路十里者塘  
路輒止八九里彼此參差不能酌定病二也無塘遞之



路信口曰噉訊之涂次言人人殊有一里而實有二三里之遠者據曰入圖形甄乖舛病三也兩山之閒必有川而山陝之際恆多兩水分流此實山川之關竅而亦道路所必經于此辜權可得正形昧者漠不畱心任意遂置道里必乖病四也地有高下路出其閒一上一下爲里必多又或南北大同東西無異自此之彼循弦必近磬折則遠又或一則羊腸九曲一則馳道直除遠近自應殊懸作者不知消息形甄必不能合病五也定經涂之遠近步步而量未若記里鼓之推行卽知今之作

者不能有其器又不知曰意消息圖必不成病六也水道人行皆有支裔交互毋穿徒有經涂名川而橫出兼苞之谿徑經過之津梁概委而不繪則紙多空闊路不交川必致差迳病七也今爲此圖無論官道小路經緯咸登委曲葡寫而又酌之曰高下方斜迂曲之三法毋之曰津梁圖既茂密差卽易知此亦作圖之關鍵也大氏古人六法今約之爲四要曰分率曰方隅曰鳥道曰道里而察其要害抉其苞緼廿又六病之說又興焉爲知者提其旨會爲習者道其艱苦或不曰嘒嘒爲嫌也

極高偏度說

夫善言地者必合于天地之合于天者惟北極高度東西偏度爲最著周官經曰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雨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凡建邦國曰土圭測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

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  
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  
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記曰匠人建國水地以  
縣置槩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  
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測土澁景短景  
長卽北極高度也正日景者謂由月食之頃于南北同  
度東西不同度之地同時識中星起漏刻各推至次日  
日中景正午之時驗其刻漏之多寡曰知天之正午故  
曰正日景也于是轉日刻漏折度曰定東西相距度故

正日景卽定東西也既已測土深之法知海內南北大  
距又已正日景之法知海內東西大距就南北東西之  
中而折算卽求得海內之地中所云昆侖地之中也海  
內之地當北極之南赤道之北故近日而南者景短多  
暑遠日而北者景長多寒昆侖正直天之午位故其地  
日中卽是天之正午直之而東者日出早當天正午之  
時彼之日已過中故其景夕也直之而西者日出晏當  
天正午之時彼之日未及中故其景朝也海內之四極  
南暑而北寒東風而西雨故景朝多風而景夕多雨此

總論海內也海內有九土禹貢九州于九土爲一土實  
東南神州農土也故昆侖吐中國之西北每土又各有  
地中亦有四極巳生風雨寒暑又巳測土澮之法定南  
北之大距亦折算巳求一土之地中乃得五行陽城洛  
陽之閒爲中國之地中其地當午中夏至之時土圭景  
長尺有五寸于是建王國焉一土之地中亦曰土中故  
書曰宅土中參諸日中之景卽測景之短長也破諸極  
卽測北極也今時測北極高下者咸由日景  
轉算宋沈括有直測北極術破諸星卽  
測中星也正朝夕天之之定而而也既有定而而轉巳

日景中星攷之卽知偏度矣知定而取之法顯則由月  
食起漏隱則曰氣驗之焉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  
之以日作于楚室又曰旣景迺岡卽土圭匠人之法云  
故土漢景短長之說卽今之北極高度正日景景朝夕  
卽今之偏度及日出入時刻也是則周官之法上自王  
圻下至百里之國皆曰土圭測之無不有極高及偏度  
蓋亦如今揣籥小錄之所載縣有極高及偏度矣  
貴陽分星說

分星之說曰周天十二次二十八星分係乎九州之邦

國曰占祿祥攷得失者也原出于周官左傳詩緯淮南子其說古矣難者乃曰禹貢九州之地北屬流沙西至黑水東南盡海于四海之內特一隅耳曰地圓之說攷之海內又地圓之一隅也天之經星盡乎天度而曰分係一隅之一隅于理似偏故分星之說雖出于周官左傳不能無疑焉噉實無可疑也蓋分星卽土中之說所推耳九州固地圓一隅之一隅噉旣成爲一隅則猶宮之有室田之有區其畛域固畫噉也則畛域之中自有至中之地有至中之地自有環繞于外之地其環繞于



外者爲四爲八爲十二爲二十八又其自嚙之甄也四岳而旣配四象矣則十二國依方環削而巳配十二次胡爲其不可也故曰分星卽土中之說所推耳難者曰中國本大地一隅卽可巳配十二次而中國之外又何說曰処之曰海內有九土土有一中環其土中各可配十二次焉又何患無說曰処之地圓之內復有如海內者其処之亦猶是矣漢書藝文志有海中二十八宿國分臣分安知非其說也嚙而有可疑者非杜是也乃吳越魯燕之錯亂耳保章氏職云以星土辨九州之地

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鄭康成注曰九州州中諸國中之封域于星亦有分焉其書亾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孖可言者十二次之分左氏春秋傳曰有星出于婺女裨竈曰今茲歲杜顛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顛頊之虛虛也姜氏蓋謂齊任氏蓋謂章泉二國又曰衛顛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大水室也又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

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  
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又曰歲棄其次而旅  
于明年之次以害烏帑周楚惡之烏帑鶉尾也又曰龍  
宋鄭之星也龍蒼龍體也由是而言則分星之說玄枵  
虛危爲齊娥訾營室東壁爲衛實沈觜嚮參爲晉鶉火  
柳七星爲周鶉尾翼軫爲楚壽星角亢爲鄭大辰房心  
爲宋于傳皆有明文可無疑矣而大梁昴畢爲趙巳類  
而推當亦不差惟星紀斗牛女淮南子巳爲越吳降婁  
奎婁淮南子巳爲魯析木尾箕淮南子巳爲燕于地之

方位殊爲錯出孔穎達亦嘗致疑焉賈公彥又遷就爲受封之月歲星所杜之說其實非也蓋維首卽星紀有祿星杜維首而曰告邑姜邑姜齊女則維首亦爲齊分可知就傳意而釋之知斗牛女不爲越吳分野明矣詩推度云唐天宿奎婁則奎婁又不得爲魯也又曰鄆天漢之宿注曰天津也漢書曰文帝後七年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其本直尾箕末指虛危長丈餘及天漢十六日不見劉向已爲尾宋地今楚彭城也箕爲燕又爲吳越齊宿杜漢中負海之國水澤地也是時景帝新立信用

鼂錯將誅正諸侯王其象先見後三年吳楚四齊與趙  
七國舉兵反鄘杜衛南近南燕彭城杜宋東南則尾箕  
之宿實當宋魯之間其所云燕蓋南燕而非北燕若北  
燕則史記有云齊燕之曷占虛危此又見析木非北燕  
審矣由是曰推則淮南子之魯始潞之段借而吳爲魯  
之段借山海經云雷澤杜吳西破雷澤實杜魯西則吳乃魯之段借字明矣越則近魯之  
地桓元年公及鄭伯盟于越是也是則越吳魯燕非揚州徐州幽州也  
其曰爲揚徐幽者實出于元命苞而史記有之劉歆三  
統麻用之其說又曰翳參爲益州東漢時張衡已疑益

州之說不古則元命苞之說蓋歆所橋造而史記之文  
又歆追改耳不嚙胡爲一篇之中旣云析木幽州又云  
齊燕之疆占虛危邪歆作三統麻損夏季曰益周東漢  
時陳忠已駁之又奚有于十二次焉康成注周禮仍用  
淮南說嚙矣嚙而後世用歆之說者實繇其于牂柯一  
郡尤多異說晉書天文志云魏大史令陳卓言郡國所  
入宿度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  
云蜀郡入參一度犍爲入參三度牂柯入參五度巴郡  
入參八度隋書地理志云梁州于天官上應參之宿牂

柯屬梁州其說一漢書地理志云秦地于天官東井輿  
鬼之分野也其畛自宏農故關曰西西南有巴蜀廣漢  
犍爲武都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屬焉華陽國  
志云牂柯郡上直天井故多水潦唐書天文志云東井  
據百川上流故鶉首爲秦蜀虛得兩戒山河之首又云  
東井輿鬼鶉首也初東井十二度餘二千一百七十二  
秒終柳六度自漢三輔及北地上郡安定隴西自隴陘  
至河右西南盡巴蜀漢中之地及西南夷犍爲越巂益  
州郡極南河之表東至牂柯地理志云劍南道蓋古梁

州之域漢蜀郡廣漢犍爲越巂益州牂柯巴郡之地總  
爲鶉首此曰牂柯爲鶉首之次其說二明史天文志云  
洪武十七年大明清類分野書成其書載井九度至柳  
三度鶉首之次四川布政司所屬惟緜州嶺分合州參  
井分餘皆井鬼分時貴州宣慰司屬四川則井鬼分也  
明沈思充貴州志云貴陽府貴州宣慰司定番州貴州  
前衛龍里新添等衛俱井鬼之餘此蓋用漢書之說明  
一統志云貴州宣慰司參井之餘謝東山貴州志云貴  
州宣慰司貴州衛貴州前衛龍里新添諸衛俱參井程



番參井之餘衛既齊康熙貴州通志云漢牂柯所轄諸  
邑今貴陽曰西皆其地據班固陳卓二說皆參井之分  
張廣泗乾隆貴州通志云貴陽參井之餘此曰參井合  
言蓋采合漢晉二志曰爲說其說三郭子章黔記云黔  
地連楚蜀總之不出鶉首鶉火鶉尾之次 國朝徐發  
天元庥理云漢沔曰南巴蜀邛笮曰至滇雲交緬實翼  
軫分楚之支也又曰夔辰銅仁鎮遠思南黎平播都勻  
貴陽晉安尋甸曲靖雲南澂江臨安新化敍馬湖武定  
沅江大姚楚雄蒙化景東鎮沅順寧大理永昌騰越鎮

康木邦交州南甸占城緬甸皆翼軫鶉尾之分也又曰  
康熙十六年十一月御史成其範疏言熒惑入井分九  
十餘日宜用兵進勦滇蜀朝廷从之益兵進勦明年正  
月吳逆果敗連退五百餘里漢中成都龍安重慶潼川  
五府皆復抵瀘水而軍時論者曰爲井鬼屬雲南分野  
何曰不驗于滇而驗于蜀發曰此古法所曰不可變亂  
也蓋古法井鬼止屬秦隴岐嶓之地原不涉滇自李淳  
風始曰井鬼竄入邛笮甸契至于桂林象郡所謂多其  
端緒曰希偶中耳此又曰貴陽爲鶉尾之次其說四唐

書地理志云江南道夷播思費南谿溱爲鶉尾分又云嶺南道安南爲鶉尾分發之說與唐書略相仿佛嚙發自己中岳嵩山爲中而均分十二方因己命雲貴爲鶉尾分耳嚙攷牂柯爲參分之說出于陳卓卓又本之范蠡等七家范蠡鬼谷子時安得有諸郡國名必僞託也其說蓋出于元命苞史記己齒參屬益州故牂柯等郡皆爲參分也鄭康成謂堪輿有郡國入宿度非古數卽此耳蓋堪輿者卽漢書藝文志五行家所謂堪輿金匱乃漢代術士之書故不詒古數而康成不用也洪邁容

齋隨筆云十二國分野上屬二十八宿其爲義多不啖  
耒輩固有論之者矣其甚不可曉者莫如晉天文志謂  
自危至奎爲媿訾于辰杜亥衛之分野也屬并州且衛  
本受封于河內商虛後徙楚丘河內乃冀州所部漢屬  
司隸其它邑皆杜東郡屬沈州于并州了不相干而并  
州之下所削郡名乃安定天水隴西酒泉張掖諸郡自  
係涼州耳又謂自畢至東井爲實沈于辰杜申魏之分  
野也屬益州且魏分晉地得河內河東數十縣于益州  
亦不相干而雒州爲秦其下乃削雲中定襄雁門代大

原上黨諸郡蓋又自屬并州及幽州耳謬亂如此而出于李淳風之手豈非蔽于天而不知地乎由此觀之則益州爲參分之說特人已有嗜之者矣牂柯又烏得爲參分哉噉則僧一行并鬼之說爲崔平而亦不噉也一行并鬼之說本之班固固見蜀屬并鬼而牂柯越嶺益州連壤已意推之耳其辭固曰又有牂柯越嶺益州宜屬焉則亦揣測而未定之語也一行爲兩戒之說卽奉其言爲定案正恐是燕說耳蓋三郡無成論分星之書又久亾杜漢代卽各已意說故參差莫定徐發之言雖

晚出嚙能條田成說不可厚非惟不免有小差耳發曰  
嵩高爲中按之地形不若曰五行山爲霍周公嘗曰五  
行山天下之中也五行者大行也卽今輝縣之白陘自  
此而均布之于經傳之言分野者罔不詒矣若依發曰  
鶉尾爲滇黔之分則差一次而軫不得爲長沙分吳不  
得有烏衡之候亦非也大氏曰輝縣爲中直之而南者  
爲鶉尾則德安沔陽長沙曰西皆楚地直之而西南者  
爲河南府之東竟于河南省又得汝州南陽于湖北得  
鄖陽宜昌施南于陝西得興安于四川得夔州綏定重

慶寧遠敘州瀘州西陽忠州石柱敘永于湖南得沅州  
永順乾州晃州永綏鳳皇其雲貴二省惟黎平古州屬  
鶉尾餘俱屬鶉火云郭子章黔地不離鶉首鶉火鶉尾  
之說語似郭而實當賢于班陳徐三家遠矣

新寧形勢說

新寧之爲縣本已控制苗獠內爲武邵之藩捍外接全  
桂之聲援其境內爲邨二十有八爲洞八邨者里民之  
所尻洞者獠民之所尻獠民比諸里民僅五之一而皆  
聚處于縣之西竟宋之于水頭立治其執獨偏于西南

隅者實曰夫彝之故址據水陸之通津握谿洞之要害  
足曰鎮厭搖盪耳宋史諸蠻傳云興安之大通虛新寧  
之益谿八十里山永州之東安皆可曰徑達谿洞益谿  
今爲縣西南之一大邨西連全州南接東安北邇谿洞  
夫彝水自全而下首徑此邨而八十里山卽杜其南去  
縣僅三十里故益谿爲羣蠻之關鍵楚粵之門戶非僅  
新寧一邑之緊要也往時立四隘曰制諸洞卽自益谿  
迤而東北曰至石門其首曰益谿隘去縣三十里去石  
門七十五里曰扼黃卜次曰石田去縣三十五里去石



門六十里已扼淡衝羅遠

一日羅遠

次日魚洞口隘去縣二

千里去石門二十里

杜上富邨

已扼大絹次日石門隘去縣

四十里

杜下富邨今爲石門汛

已扼麻林而于益谿之章木山立

保設官已內統諸隘而外控全陽故其時蠻不妄動而

楚粵之姦民不起亦可謂知所守矣

章木保杜縣西南四十里益谿滑谿

之開昔胡海洋之征飛山蠻也擊破新寧之名鶴金竹萬

數諸柴梟其渠破金竹杜今大絹洞而名鶴萬數未聞

或曰卽麻林之茅穴上富之萬自猺語不正嘽之各異

耳是則苗人猖獗之時新寧八洞方且西北出于城綏

曰爲之聲援而萬厯中城步知縣譔廷錦之言亦曰城步居楊洞之北當麻林之衝是當時洪曰新寧搖洞爲

慮也

麻林新寧西北洞名楊洞未聞方輿紀要云楊洞在  
新寧西與全州西延接當卽是今大絹洞之楊

家莊

矣 噉嘉靖中古田蠻陷城步府縣檄麻林搖邀擊殲

之是洞搖亦可資捍御焉蓋撫馭失方彼且西北結連而爲患綏來有法彼又可東西犄角而爲用而其要則杜于設益谿諸隘已相控制故益谿特爲羣蠻之關鍵云有明一代滇黔之道不出沅辰曰下常德而自靖寶曰通長沙其自滇黔適粵也亦自邵達衡而南入閒有

自武岡取道新寧北竟出東安南者亦僅僅耳故新寧  
不爲通衢李定國困恭順王于桂林聲言由衡永而潛  
師出新寧徑度八十里山已至全桂恭順不及避遂及  
于難故八十里山實爲滇黔趨粵之間道言粵守者不  
得而遺而全州西延大步之地據夫彝水之上游順流  
而下新寧邵陽指顧可取則守邵者又必曰大步西延  
爲外戶矣自新寧泝夫彝水西南上至益谿四十里又  
百十里至大步又十五里至雷劈后始不通  
楫舟順治七季馬進忠阻兵尻于益谿十三季全州賊寇  
新寧直由八十里山而下亦可見益谿八十里山爲楚

粵之巨防矣縣東北之竟幅員廣于西南杜管俱爲零陽里而銚田一邨居極東北曰畛武岡官道自新寧達邵陽達東安卽于邨內鵝口之旁分岐

鵝口一作我口張獻忠

蹂躪湖南分兵陷邵陽新化進至鵝口爲鄉團所拒而返是則鵝口又爲新寧之北門也黃龍西喉皆零陽所轄之邨順治七季馬進忠北出先襲黃龍十四季賀九儀南侵亦掠零陽而明代及國初皆設巡檢于靖位明代又有鑿鼻西喉兩隘均隸靖位巡檢皆杜西喉要不出于零陽一里之中是則零陽里又新寧東北之扉

鹹而自零陽少西大白邨有楓木林

方輿紀要作楓木嶺關杜縣東北二

十里舊爲戍守處今杜大白邨非綏城畵之楓木嶺也

舊嘗設關置戍蓋又縣東

之內限也若北關之設于近城

北關杜縣北一里

黃桑隘之立

于西北則已控御城步東侵之苗獠黃桑杜下富邨去

縣六十里當石門之北外畵城步亦新城城邑之關鍵

云近日藍逆起自九龍塘北趨威谿直指武岡置新寧

于度外殆已新寧城垣墜弛軍械民儲皆缺乏無足與

爭也藍逆固駭豎無能爲即使桀黠而如此彼方攻武

岡新寧卽出勁卒千已尾其後內外夾擊亦必無噍類

矣若是則新寧之武備可不急講求與況乎賊民之聚也每于交畛遼闊之處城步之南新寧之西南楚粵之交畛也新寧東安之間又寶永之交畛也其間崇山峻嶺溪林密箐壯處可已容姦則築新寧已蔽武邵亦今日之急務焉爾